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四、花好月圓人似玉 驚鬥來敵去如飛

公明聽完前言，一面安慰請罪的村中壯士，令其轉告防守諸人，此是我們事前忘了招呼，越崖而過的並非敵黨，並還是個異獸，不是他們過失，不必介意，來人領命走去。林蓉笑問：「這位老前輩這高本領，手下又有刀槍不入，力大無窮的通靈異獸，既然有此好心，肯代我們殺賊除害不更好麼？」

公明早聽尹公超說過異人來歷，方要開口，虎女已先接口笑道：「這位老人家性情古怪，常說一個人遇到艱難危險的事，須要自己戰勝，不能依賴別人。雖然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有人相助，也認為是出於偶然，所重仍在本身能否有此毅力勇氣、堅忍不拔之志

「如其事關大眾，更要把來人的心力團成一片，只能發揮他的力量，斷無不成之理，他對我們這裡的人全都看重，也極願暗中相助，但他仍要我們自己成功，並不一定靠他幫忙才對心思。再者這位老人家已在三十年前說過不再出手傷人的話，連他那個紅牯俱都不准輕易出手，怎會自己上前。

「聽他口氣，雖極願我們成功，並還親對我說：撫助善良的人固應無微不至，有十分力量，便施九分都不應該。對於那些危害人民、惡行昭著的極惡窮凶，如真看出他能痛悔前非，重新做人，還可給他機會試上一試；否則便須當機立斷，斬草除根，一網打盡，不可絲毫姑息，免得留下禍根，又為未來大害。

「賊黨人多，巴賊盤踞山中業已祖孫三代，根深蒂固。非但巴賊本人，便他所養惡奴打手都早養成兇殘橫暴的惡性，無可救藥，平日害人又多，逃走幾個便留後患。新來這些賊黨為了仇敵太多，風聲緊急，預防洩漏蹤跡，手下徒黨入山以前多半遣散。來的都是那些積惡如山的心腹死黨，著名兇人，早已沒了人性。

「而江湖上所勾結的惡人黨羽又多，如被逃脫，勢必捲土重來，永無寧日。本山人受惡人壓榨殘害已數十年，真有出生以來便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，直到老死短命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的，真個慘到極點。好容易我們冒著危險，以全力與惡賊拼鬥，使其同出水火，還沒過上幾天安樂日子，又受餘孽危害，豈不冤枉？為了這許多善良人民的安危，也不應再使他們留下禍根。到時就是手辣一點也說不得了。

「惡賊人數頗多，連新帶舊少說也有二三百人，許多可以暫時容留，不許離山一步，專在當地隨同耕作，看其能否改悔的和許多婦孺還不在內。稍一疏忽，休說賊黨長期報復，便被那些貪官污吏知道，聽說山中發生械鬥，又有這多財富田產，也必來此生事，為害更烈。可見事關重大，不是容易，必須把西山大眾苦人全數發動，才能成功，單靠幾個為首英俠之士決難一舉成功。

「所以他老人家只管暗中出力，遇事提醒，想不到的隨時指點，決不違背昔年誓約，並使我們多生倚賴僥倖之心。他那獸皮又軟又細，的確刀斧都斷不進，穿在身上更是好看。我想和他要一段做衣服他都不肯，因其性情古怪，尚未開口，忽然連送幾件，並代我們配解毒靈藥，必是看出女賊過於凶毒，方始破臉相贈。想他出手決辦不到。」

公亮想討蕉葉來書，虎女不肯，笑說：「不久自知，你不要忙。他那奇怪的字你也未必能識，所說還沒有我詳細，看他作什？」

眾人知還有事，便不再勉強。

跟著，公亮便拉虎女走往台前，領謝全體村人厚意。說起婚期，雖還未定，但必不遠，只等除了西山惡賊便行婚禮。一面答應村人，當夜誰也不出走動，再往賊巢犯險，同吃村人所備接風賀喜的盛筵。村人見虎女答話時粉面微紅，還有羞意，及至雙方問答說過幾句，談到將來大家同心合力，除暴安良許多作為，便興高采烈，從容說笑，人態極美，言動又那樣大方自然，天真誠懇，沒有絲毫虛假。

覺著這兩對夫婦各有各的好處，尤其這兩姊妹的人品武功更是村中從所未有，異口同聲贊為從來未見的好夫妻。說完，知道眾人過午才回，這兩對未婚夫妻急於與眾相見，還未飲食，便各告退，紛紛趕往平日議事的公所廣堂之內，商計夜來置酒設法慶賀不提。

公亮等四個未婚夫婦等眾退盡，方始歸座。因是大家腹饑，夜來還要暢飲通宵，與眾同樂，並防賊黨萬一大舉來犯，都不肯儘量。只伊萌一人拿著把酒壺自斟自飲，一面大口吃菜，虎嚙狼吞甚是香甜。虎女見他師徒面具業已脫下，公超方才戴著面具那樣醜怪，這時現出本來面目，非但眉清目秀，人甚文雅安詳，面上常帶笑容，對人也極謙和。

雖比公明年長三歲，看去不過四十左右年紀，如非對面，決想不到此是年近六旬，威震關中和黃河兩岸成名多年的一位怪俠。伊萌卻是醜怪已極，年已十六，看像個十一二歲的幼童，身材瘦小，天生猴頭猴腦，披著一頭黃色短髮，火眼圓睜，閃閃放光，骨瘦如柴，但是短小精悍，動作輕快已極，雙手生得鳥爪也似，坐在席上一言不發。

因公明也最愛他，知其飲食兼人，酒量更大，兩次勸令隨意吃喝，不要拘束。他也真個聽話，起身一謝，便口到杯乾，手不停著，小小年紀，吃得比誰都多，虎女、林蓉一個看他生相滑稽好玩，一個恐其拘束，隔著又近，每上一菜便挑好的大量布將過去。

虎女更把他孤身一人大鬧賊巢，連犯奇險，視如兒戲的經過當眾說出，贊不絕口。伊萌聽二女誇他，也不回答，不時睜著一雙火眼朝二女看上一下。後來林蓉見他提壺斟酒，壺中已空，只剩了半杯，一口喝下，意似不足。妻氏弟兄正和公超敘闊說笑，秦正弟兄叔姪又不善飲，還有事情，業已分別走開，只秦真後到，尚未吃完，也正和公遐低聲密談，無人理會。

忙取另兩酒壺一看，所剩也都不多，酒罈就在旁邊，正要提壺往取，伊萌忙說：「不敢勞動師叔，我自己來。這酒味道真好，從未吃過。」

公亮聞聲回顧，笑說：「此是前年所制桂花酒，內用各種果子釀造，雖然香甜，後勁卻長。」

公超接口笑道：「徒兒又想鬧什麼花樣麼？吃這許多酒作什，夜來還有一頓呢。」

虎女見伊萌對敵時那樣洶氣，刁鑽厲害，對於師父卻奉命惟謹，當時應諾，便要退回，忙勸說道：「七哥不必攔他，多吃兩杯無妨。好在今日大家商定，吃完各人睡上一會，夜來暢飲同樂，無人出去，怎會多事？」

公明接口笑說：「四妹，你不知道娃兒天生別腸，人家酒一吃醉，不是昏睡如泥，便是闖禍。他卻不然，非但吃得越多人越清醒，反更長了心計。常時奉了師命出山有事，遇見敵人，哪怕兩三夜不眠不休，只要一頓暢飲，精神立即回復，此是天生異人特性。每當遇敵以先，照例都要暢飲之後方始出手。七哥料得不差，伊賢姪你可有什麼意思麼？」

伊萌躬身笑答：「小姪真愛這酒，此時還未想到別的。」

虎女早將酒代取來，勸其再飲。公超見二女再三勸說，伊萌眼望自己不敢開口，笑說：「要吃你就吃吧，看我做什？這樣膽大，早晚碰上釘子，吃了苦頭，悔無及了。」

伊萌也不答話，笑嘻嘻謝了二女，重又大吃起來。公遐見他酒量真好，那麼芳醇的美酒，先後共吃了五六大壺，面不改色，眾人快要吃完離席，又將半壺殘酒一口氣飲光。大家幫著收拾，又有幾個男女村人搶上將席撤去，設在下面湖堤花樹之下。

這時，湖堤上眾村人正在紛紛搶先，安排夜來席位。又在樹上掛上好些紗燈，伊萌俏對二女道：「賊巢花燈比這裡要好十倍，可惜白便宜他們享受；又不會掛，亂糟糟聚在一起，只覺濁氣，看不出牠一點好處。」

林蓉笑說：「那些花燈果然精巧。本來掛得更亂，差不多全堆在莊前一帶，風景好的地方反倒一盞沒有。這還是巴柔雲再三力說，才在後莊和各處花林掛上一些。我走得早，不知後來什麼樣子。柔雲雖然私心太重，沒有決斷，我總蒙她相助，少掉好些煩惱

危險，逃時又蒙她送出莊外。只為虛榮心重，貪圖她家享受，不肯同逃，轉眼玉石俱焚，豈不冤枉？方才我問公遐，大家均未見她，不知光景如何，我真代她擔心呢。」

伊萌便問柔雲面貌，住在莊中何處，著什衣服，林蓉隨口答了。

公遐在旁接口：「我還忘了說起，回時我們虎快，大哥所救二女，因張金娃不會騎馬，另外一個也不內行，山路難走，總算還有點力氣，稍微會點武功，中途沒有墜落。但是她們馬走極慢，我們竟先將她追上。七弟無意中間知柔雲送走蓉妹，中途聽說蓉妹行刺，已賊受傷，正在暴怒，忽然後悔，竟將蓉妹逃路說出。

「回到莊中又向巴賊編了一套假話，巴賊因其和你素好，事出不知，只埋怨了幾句。她卻因此氣悶，老早便吃了一個大醉，連花燈也未出看，中間好些賊黨均要見她，柔雲推說人不舒服，酒醉頭暈，沒有出來。這樣賣好背信的人，你還擔心什麼？」

林蓉笑說：「話不是這樣說法。便多不好，我總仗她脫難，只沒法子救她。昨夜你們走後，我才想起寫有一信，日內如有人去，能帶與她才好，不問如何，總要盡一點心。以前我事事恭順，討她歡心，如今知其將臨絕境，置之不問，算什麼人呢？就她中途變節，洩漏我的機密，也是巴賊性大兇殘，膽小害怕，不能十分怪她，本心未必想要害我。將來千萬看我面上，能夠救她脫險才好。」

伊萌接口笑問：「信在何處？怎不寄去？」

林蓉方答：「信在我的桌上，此時如何送法？」虎女聞言，心中一動，笑說：「你這娃兒老打聽這些事作什？你師徒在賊巢中大鬧了一夜，至今未睡，莫非還不夠累，真想鬧什花樣麼？你膽子真比我還大得多，難怪你師父說。賊黨經過昨夜重創，越發痛恨，戒備更嚴，又有蕭五姑師徒許多男女惡賊隨後跑來，連我們全都小心，不去尚且防他來犯，你孤身一人如何可以冒失？我真愛惜你才說這話呢，不要生氣。」

伊萌笑道：「諸位師叔待我和師父一樣，說的都是好話，怎會生氣？我是想起那許多花燈紮得又精細又好看，錢和人力一定用去不少，白讓他們糟蹋實在可惜。林師叔的信無人送往，想等過上兩日就便帶去，勸那女子兩句。賊黨人多厲害，昨夜乃是出其不意，一時僥倖，並非真打過。」

「就是要去，也和師父各位師叔一起，我哪有這大膽子？方才酒吃太多，人又疲倦，我如偷去，恐還未走到半路人便睡倒。聽說山中野獸甚多，以前還有青狼，我又膽大粗心，在野地裡睡慣，不以為奇，一個不巧，做了青狼口中之食，叫我去我也不敢。師叔放心，只等師父一睡我便睡了。那桂花酒真好吃，今夜還想吃牠一個夠呢。」

這時妻、秦諸俠因和公超久別重逢，均想勸他同來山中隱居，享點清福。並說，村中一律公平，勞逸苦樂相同，照樣力作，為眾人謀福利，並非不勞而獲，與他平日心志相同，何必要在江湖上東飄西蕩，常度窮苦歲月，公遐因見眾人密語親切，恐還有事，便走了過來。連二女和伊萌四人立在左角一面，觀望湖山美景，領略桂花香氣，一面說笑談論前事。

林蓉最是熱心，對人周到，聞言笑說：「方才大哥回得最早，剛一到家便令收拾客房，安排床鋪。因這樓上共只幾間敞廳和兩套間，我和四妹同住東敞廳內，西首還有兩間樓房，現有鐵漢在內養病，張老到後便與鐵漢同住。跟著張金娃、楊筠貞兩位妹子趕到，因其長途跋涉，週身酸痛，饑疲交加。」

「大哥要等各位弟兄姊妹到後同吃，已命她們住在鐵漢外間房內吃飽養息。上層樓房業已住滿，你師父又喜清靜，特將你師徒安置在那旁湖邊隔崖竹樓之上。大哥自和三弟住在一起，將所居竹樓讓出待客，可要我領你前去？」

伊萌笑諾，三人俱都喜他。

虎女、公遐連日勞乏。林蓉因眾人同往西山犯險，心中懸念，也是一夜未眠，都有一點倦意。夜來還要歡宴同樂，均打算就便在湖邊繞上一會，回樓午睡，便和妻弟兄說伊萌想要安息，領往竹樓一行。

公超朝伊萌看了一眼，微笑說道：「我不管你，隨你的便。到前所說的話卻要記好，人家好心，單那年紀也應敬重呢。」

伊萌笑答：「弟子曉得，恩師不必多慮。」說完，跟了三人就走。

虎女看出公亮想要跟去，不好意思，笑說：「三哥你也睡吧，我去去就來，也要睡了。」

說完，四人下樓，沿著湖堤正往前走，二女見伊萌走著走著連打呵欠，忽往沿河所設供人閒坐的石條凳上臥倒，等三人走近重又起身，邊走邊說：「弟子隨恩師山行野宿已成習慣，這裡風景既好，石條平滑，睡在上面多麼爽快，竹樓床榻大概還困不慣，也許隨便尋上一個涼爽所在睡牠一個舒服，天黑再起來了。」

三人看出他最敬師長，同居竹樓之內，人又那麼疲倦，均未想到別的。

林蓉笑說：「這座竹樓是你妻大師叔所居，方才我曾去過，非但地勢幽靜，還有涼亭和一座賞月下棋的高台，這地方我真喜歡，睡在裡面只有舒服，何必睡在野地裡面。」

伊萌笑答：「師叔不知我師父的脾氣有多奇怪呢。和他睡在一旁，反難睡穩。我睡相不好，打起呼來和牛叫一樣，恐怕吵他，離開越遠越好。只要領到地方，我自會想主意。」跟著又問虎女，紅牝來時崖上的人如何未見，莫非另有來路。

虎女隨口答道：「紅牝來時，我正穿好衣服，走到外間，看牠來路決非正面越過。我見東面危崖更加高險，聽你妻三叔說，崖外是一無底大壑，人決無法上下，再走過去又是一片古森林，內裡蛇蟒毒蟲甚多，自來沒有人跡，因此不曾命人守望。方才席上你沒聽大師叔說，事變之來常出意料，大敵當前，須要格外小心，吩咐再選兩個機警膽勇的弟兄守在上面以防萬一麼？」

伊萌便未再說，人又連打呵欠，好似急於去睡。林蓉將他領到林中小樓之上，說：「外間大床留與你師父，裡間有一藤榻已為你鋪好。這等疲倦，還不快睡。」說罷，又將暖筒中熱茶代他師徒備好，方始回。

轉身時隱聞伊萌道：「這兩位師叔待我真好，從來不曾遇過，如何報答呢？」眾人聽他語聲含糊，舌頭已短，知其酒吃太多，業已發作，再想起他對敵刁鑽，當著長輩又裝得那麼老實，形態滑稽，許多好笑，互相談論誇獎。

正往回走，公亮已迎面走來，見面笑說：「大哥和尹七哥良友重逢，一時高興，犯了棋癮。兩老弟兄三數日不眠原是常事。現正同往湖邊對評，不再睡了。五弟、七弟他們本來約好輪流主持，他們日班，要等大哥醒來換人。經此一來，都去午睡，我恐你們只圖遊玩，夜來又是通宵，想請你們睡上一會，養好精神，夜來更有興趣。」

虎女知他說詞尋來，看了他一眼，搶口說道：「你不要說了，我們早有商量，你和寇兄快找地方安息，我和蓉妹就要睡去。」

林蓉也對公遐道：「本來你睡在鐵漢外房，今被張氏父女占去，暫時還沒地方，你和三弟同榻吧。」

公遐、公亮同聲答道：「我們本意如此。送你姊妹回到樓上，稍談片刻也去睡了。」

虎女悄對林蓉說：「這兩弟兄難怪一見如故，親逾骨肉，你看他們都是一樣心思，都願做我二人影子，頂好片刻不要離開。難得說的話也相同，一字不差。我那三哥剛催我早睡，卻要跟到樓上，還不捨得分手，我不知多談這一會有什好處？」

二人聞言面上一紅，同聲又答：「現在分手，睡起再談也是一樣。」

林蓉聽二人無意之中所說又都相同，想起虎女所說，也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虎女又道：「我說如何，你看他二位難兄難弟，說的話不是一樣麼？」

二人聞言越發不是意思。公亮假裝負氣，低聲悄說：「她兩姊妹見我二人討厭，我們走吧。」

林蓉因虎女心直口快，公亮已不好意思，恐其不快，剛喊得一聲「三弟」，虎女攔道：「管他呢，一會兒就好。男人家的脾氣我先還不知道，既成夫妻便是終身伴侶，恩愛不在一時。好在我們兩姊妹都有一位，彼此情分又深，不怕笑話，似他們這樣形影不離，看在外人眼裡什麼樣子。」

林蓉不便再說，回顧二人業已走遠，公遐也正回顧，含笑點頭，知其人最溫和，不會介意。公亮性情較剛，虎女人更天真剛

直，男女雙方俱都好勝。公亮正在低頭直走，不曾回顧，正恐負氣，公亮忽然裝著立定看花，回過頭來，虎女也正回顧，雙方成了遙對，虎女首先微笑揮手，公亮也揮手作答。

分明二人日常相見情愛極深，這種口角負氣已成常事。想起雙方年均不小，平日那麼英武豪爽，人又穩重方正，一旦發生情愛，便這樣稚氣。再想起公遐何嘗不是如此？自己幼遭孤露，受盡苦痛難危，日前還覺前途茫茫，到處黑暗荊棘，不料三日之內，出死人生，脫離虎口，永登樂土，並還得到這樣好大夫，不禁又是高興又是好笑。

虎女問她為何這樣歡喜，林蓉也不瞞她，便將心事告知。二女本來情投意合，一見如故，加以彼此都有快意之事，情分越深，回到樓上同榻而臥，互相商談了一陣心意，便各睡去。

二女武功雖好，到底連累了兩三日，睡得十分香甜。等到醒來，天已黃昏，公遐、公亮和秦氏弟兄均在湖邊觀弈，人已早起。二女稍微梳洗便趕了去，因都不會此道，看了一陣無什意思，正在湖邊閒步，忽想眾人都在，不見伊萌，先當還未睡醒，也未往看。

後見山月已上，村人已將紗燈點起，各處行灶、鍋勺亂響，正準備炒菜，整只小豬業已烤起，酒席也都擺好，快要人座，虎女正想拉了林蓉前去喊他，忽見秦真、秦萌叔姪二人沿湖跑來，見面便說伊萌不知去向，一面告知公超、公明，待要去往谷口詢問，可曾有人見其出外。

公超聞言，竟如無事，隨口攔道：「七弟不必多慮，這娃兒生來性野，也許嫌竹樓床大舒服，他睡不慣，另尋隱秘之處睡足再起。他向來能睡能熬，三兩天不睡是常事。睡起來往往連日連夜，我們無須管他，到時必來。這娃兒雖然天性疾惡，心地為人最是公道，可惜年輕，比我還要性做，向不服人。」

「我有一位新交好友也最喜他。此老乃是我忘年之交，就隱居在附近山中，年紀比我大得多。來時往訪，他說此子天生異稟，應讓他發揮本能，叫我對他不要拘束，非但沒有告誡反更獎勵，以致膽子更大。昨夜大鬧賊巢，雖然和我同去，那樣膽大妄為事前我並不知，後來見他到了花架頂上，雖代愁慮，一面也想借此警戒。及至賊黨包圍，形勢危急。」

「我一面長嘯誘敵，催他下來，一面掩到正面崖上，正想上前接應，他竟在上面弄好手腳，連傷好些賊黨，將花架拆散，飛身縱下。小小年紀有此膽智也頗難得，想起我幼年所為，也未怪他。此子曾得好些老友憐愛，學會許多軟硬功夫，就遇賊黨也不妨事。他又占了人小的便宜，諸位老弟放心好了。」

眾人均贊伊萌本領雖高，總非紅牯之比，這樣峭壁危崖決難飛渡，方才又未聽到守望的人吹那有人出去的信號。公超只此愛徒，口氣如此拿穩，伊萌本有野睡之習，以為人未走出。先還想命人往尋，公超說是不必，由他睡去，好在通宵，到時自會前來。村中地勢廣大，連問了幾個村人均說未見，也就罷了。

二女雖然心細，想起伊萌睡時之言，好些可疑。但因秦真說是去往谷口和崖頂守望的人問過，均說未見，暫時無處尋找，也就丟開。跟著入席暢飲，村人紛紛舉杯，為兩對新人賀喜，並向遠客接風。歡呼說笑了一陣便安定下來，同坐明月花蔭之下一同歡宴，彼此淺斟低酌，吃了個把時辰。

月光漸高，月華分外皎潔，二女正越想越生疑心，林蓉忽然想起昨夜公遐走後和柔雲寫的一封信放在桌上，醒來不曾看見，莫非真個被他送往賊巢？忙即往看。

秦真忽又來說：「二虎不知去向。最奇是守望的人也未見虎走出，直到方才主人想起，當日中秋，虎也是客，應該犒勞，特意備了許多瓜果筍蔬，命人往尋。秦萌說是二虎先在對湖山崖之下蹲伏，當地還有一小片未開闢的小森林，婁、秦諸俠因林中樹木多半駢生巨木，長得極密，剛好將那一處缺口補上，共有一里多深。」

「外面環著一條大壑，寬達十丈，對面又是一座危崖，夏秋之交林中蛇蟲頗多，更有瘴氣，全村只此一角比較荒涼，相隔人家又遠。開頭還有許多幼童拿了菜蔬引虎為樂，後被大人知道，說二虎日夜勞乏，來此僻靜地方必是想要歇息養神，各把幼童喊回，由此無人再去。」

「飯後有人遙望，虎已不見，以為避往崖後靜臥，也未往看。直到方才命人往尋，才知虎已走去。」

虎女聞言驚奇，想起二虎平日和自己形影不離。睡起之後只顧和眾人閒談，跟著入席飲酒，不曾理會。按說不應無故離去，忙作長嘯，並無回音。

林蓉業由樓上趕回，說：「信已不見，定是伊萌故意裝睡，暗中取了書信，趕往賊巢去見柔雲。他小小年紀，孤身行險，二虎和他並不相熟，不會被他騎走，如何一人兩虎全都不見？」

虎女覺著二虎均有靈性，善知人意，不奉命不會離開，除卻自己和公亮有話招呼，別人也支牠不動。日裡紅牯曾經來過，也許林中異人命紅牯將其喚去，以為少時仍要回來，自己未走，決不會同被伊萌引走，趕往賊巢犯險。

倒是伊萌可慮，再看公超聞報，竟如未覺，仍是那麼安詳，絲毫不以為意，忍不住問道，「七哥，你說伊萌不曾離開，如何七弟到處查問尋他不見？」

公超方答：「他自有他去處，四妹放心，少時自會尋來。」

眾人除公明外全都將信將疑。西山路遠，急切間無處尋找。

虎女又當二虎由紅牯引走，只伊萌一人可慮，公超偏是聲色不動，好生奇怪，悄悄問公亮：「伊萌是否溜出村中？」

公亮悄悄答：「我們這位七老大哥行事難測，聽他師徒日裡口氣，伊萌此行好似得他允許。方才秦萌來此送信，跟著推說那虎也許由別路走往谷外，要去崖上眺望，神色不定，好些可疑。本村雖是防禦周密，外人無法侵入，但是另有一條出路，隱秘非常，只我和大哥、二哥、七弟四人知道，又極難走。」

「因其形勢奇險，能出而不能入，便是武功真好，如由裡面走出也是極難，由外進來更辦不到，稍一失足休想活命。伊萌也許由此出去，他新來此，怎會得知？秦萌年紀最輕，也最膽大淘氣，因和伊萌同名，本領不如人家，日常肯下苦功，他和伊萌最好，我看他形跡可疑。你且在此，等我趕往崖上背人盤問，必能問出一點虛實。」說罷起身走去。

虎女見公明也似有些明白，村中連走一人二虎，守望的人毫無警覺，一點不以為意，依然談笑自若，問都不問。

等了一陣，公亮還未回來，月色已上中天，公明忽和公超低語了幾句，公超突然起立，笑道：「這娃兒大約是往西山探敵，順便去拿兒盞花燈，不知用什麼方法，連師妹兩隻老虎也同引走。因由森林那面秘徑縱往對崖石樑之上繞路趕去，故此無人看破。昨夜他和我同往賊巢，無意中發現花、劉二賊帶來的各種花燈堆積如山，但都燈壞、絹料，燈架好些還未繫成。」

「他當時便想用火燒掉，被我止住。那地方偏在土山旁邊新搭席棚之內。還有各種花燈，地勢僻靜，只有兩三個惡奴指揮土人在彼裝紮，極易下手。知道自己人小拿不許多，故此將二虎一齊引走。此去並不傷人出面，至多將那兩個惡奴除去，將燈取走，由二虎一同運回。我因當地離南崖甚近，上下方便，今夜所用花燈賊黨均已掛好，所剩全是坯子、燈面，賊黨決想不到有人往取。」

「另外還有一種原因，聽出他的意思，未加禁止。依我計算，他到以後天氣還早，如騎虎去往來更快，必乘黃昏前後翻崖過去，至多把信送到，殺死一兩個惡奴，取了花燈立即趕回，此時應該趕到才合他的心意。如今尚無音信，再等片刻人不回來，我去便了。」

虎女一聽二虎也被引走，想起紅牯蕉葉傳書，越發憂疑，正想趕往前崖探望，忽見秦萌飛馳趕來，滿面喜容，一見便說：「各位伯叔哥哥不要擔心，連人帶虎都回來了。三叔、七叔因見前面嶺上號燈閃動，似有別的可疑之跡，連信號也未吹，命我回來送信，二位叔父業已帶人趕去。」

虎女一聽也要趕去，林蓉忙說：「四妹兵刃暗器尚在樓上，我也陪你同去。既是人虎同回，如何未聽虎嘯？」

虎女邊走邊說：「此事奇怪。蓉姊腿傷初癒，可能跳動？」

林蓉笑答：「那藥真靈，方才睡起一試竟如無事，同去無妨。」

二女邊說邊走，公遐也跟在後面，各人拿了兵刃暗器，匆匆趕到崖前，上面早將繩梯放下，三人一同走上。

到頂一看，谷外山風大作，那兩隻老虎身上堆了不少東西，走並不快，虎旁跟著一個小人，一手拿著一盞花燈跳縱而來。遙望嶺上靜悄悄的，谷外只這一人兩虎對面馳來，更無別的人影。一問守崖壯士，才知自從日裡眾人回來，得到女賊蕭五姑師徒要來的警號，所有守望的人格外小心，藏處越發隱秘。

另外備有特裝的號燈，燈光如豆，互相傳遞，敵人由對面來決看不出，相隔五六里還未走到，全村早已得信，此時人都藏起，故看不見。公亮、秦真先向秦萌問出真情，伊萌果由森林缺口越崖而出，迎頭遇見紅牯，因在中途相識，人又膽大，一人一獸竟套上交情，隨由紅牯將二虎引出，秦萌恐受責罰，沒有跟去。因聽伊萌行時曾說，月上中天以前必將花燈取回。

後來久無音信，方始急愁，又不敢公然說出。正在為難，被公亮問出真情，在崖上遙望了一陣，忽見兩團彩光貼地飛舞而來，忙用崖上原設的望筒仔細一看，正是伊萌。兩虎也由林中穿出，身上堆著許多東西，走得卻不甚快，那兩團彩光乃是伊萌盜來的花燈，看那一路持燈跳舞神氣，又極高興，不似受傷情景。

剛想起虎背上物必是由賊巢中取來的花炮之類，恐其弄碎，故此不能走快。眼看相隔只三二里，最前面一處守望忽有紅白二色號燈朝下閃動，知道前面有了警兆，跟著沿途守望的號燈相繼閃動傳達過來，二人看出那是前頭髮現可疑形跡，並還不是尋常，恐信號之聲被來敵警覺，嚇退回去。

如有敵人必是偷偷掩來，決非庸手，又正掩在一人二虎的後面，相隔只一二里，伊萌還不知道。月光既明，手又有燈，一個不巧，難免被賊暗算，忙令秦萌趕回報信，自率幾個有本領的村中壯士越崖縱往小山，一路掩將過去。此時業已趕過伊萌來路前面，快要到達前途守望之所。

正說之間，忽見前面又有號燈閃動，一閃即隱。

崖上壯士驚道：「前面來敵必已現身，三爺、七爺也正趕到，想是看出敵人正在埋伏，恐被看破，連號炮也被止住。照此形勢來敵決非小可。」

話未說完，虎女瞥見一人二虎相隔漸近，伊萌忽然縱身一躍躍往樹林之中。跟著便見燈光搖動，人卻如飛馳出，追上兩虎，好似說了幾句，嶺上立有數人突然出現，飛馳而下，幫著將虎背上的東西取下，貼著山腳迎面奔來。虎女看出伊萌似要騎虎回身，方想喊他，虎已望見主人，不聽伊萌招呼，飛馳而來。

伊萌便由虎背縱下，如飛往來路馳去。三人連同秦萌越崖而出，剛到半山，虎已趕上二女，便令公遐、秦萌同騎阿黃，二女同騎虎媽朝前馳去。目光到處瞥見伊萌在前，業已縱上嶺去，身法真個快極。回顧四人騎虎趕來，立定揚手，令眾緩進，四人也騎虎趕到嶺上。

見面低聲說道：「我往賊巢偷了許多花燈，那封信也代交到。並還探出女賊蕭五姑快到以前忽然生病，去時正發寒熱，連花燈都未出看。同來十個男女同黨也病倒了一半，都說病得奇怪，從來未有的事。就這樣還派了兩個女賊、一個男賊和原有兩個賊黨，五賊分成兩路，一東一南往探雲師叔和婁師叔兄弟兩處虛實。」

「東山這面一男一女聽說本領最高，我因他那用葵花針的幾個多半病倒，一個未來，來這三賊兩個賊徒，一個徒孫，另兩賊黨乃是方家五鬼中的大鬼方黃、四鬼方鴻，同一中年女賊。我將花燈運往崖後，接連三次，賊還未走，本意趕回報信，不想和他動手，不料那些花燈骨子和扇面又脆又弱，虎走太快必要弄破，費了好多事才得到手，豈不可惜。」

「兩虎不能走快。快到以前沿途留心賊黨，並無蹤跡，隨便取了幾扇燈坯紮成兩燈，將燭點好，一路走來。我知離村六七里便有守望，沿途不見一人，方想他們藏得真好。七叔忽在暗中發話，說前面來了敵人，命我留意，把燈滅掉。我想此燈可以誘敵，將牠掛向樹林之中便趕了來。來賊只得兩個，至多五個，今夜賊巢防備更嚴，惡賊更多，有好些虛實都不易於窺探，正好生擒拷問。」

「這五賊奉有嚴命，只許窺探，不許隨便動手。他見我們人多，又有這兩個老虎，定必嚇退。內中一賊乃女賊徒孫，是個小人，比我生得還要醜怪，滿口大話，實在可恨。我還想鬥他一斗，四位師叔最好暗中掩去，命二虎到前面埋伏，斷他歸路。聽說來人輕功甚好，逃得極快，莫要被牠逃去。」

四人剛剛答應，縱下虎背，忽聽樹後有人低語道：「下面業已動手，諸位快往接應。」隨聽伊萌噫了一聲，轉身便往後面嶺下飛馳而去。

四人目光到處，瞥見賊黨共是兩男一女，已和公亮。秦真還有同去的兩個壯士動起手來，忙即跟縱趕下，快到半山，離地還有好幾丈，忽聽一聲怒嘯，聲如狼嗥，甚是淒厲。

目光到處，斜對面一片高約七八丈的斷崖上突又現出一男一女，女賊手持一雙護手鉤，月光之下身材甚是俏麗，男賊形態裝束均極醜怪，比下面兩個敵人還要短小，一手拿著一根寒光閃閃，兩頭有刀的鐵棍，身上穿著一件形如刺猬的短裝蓑衣，一條短褲，只叫得一聲，便先離崖縱起，宛如一個毛人朝下飛落。

公亮想是看出厲害。對面又有一個強敵，剛剛往旁縱起，來賊撲了個空，一聲怒嘯，雙腳一點，又是好幾丈高遠，待朝秦真撲去，身法輕快已極，手中鐵棍再一舞動，週身都是寒光，看去猛惡已極。對崖女賊也手舞雙鉤跟蹤縱落，本領也非尋常。最奇是來這五賊輕功都是那麼好法，貌相醜怪的小矮賊更是厲害。

公亮、秦真都差一點沒有受他暗算。虎女當先，見狀大怒，剛喝得一聲，離地還有三四丈，矮賊縱躍如飛，連撲三次均未撲中。聞聲仰望上面有人，哈哈一笑，飛星跳擲一般，竟不等人下去，凌空縱起，飛撲上來。虎女正要舉劍迎敵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眼看敵人一縱好幾丈，業已高過虎女六七尺，急如飄風，連人帶棍當頭撲下。

就這時機瞬息之間，又是一股急風由身旁腳底帶著一道寒光突然飛過，雙方勢子都是萬分猛急，只聽鏘鏘一聲金鐵交鳴，雙方兵刃撞得一撞，眼前人影分合，寒光電閃，映月生輝，當時一東一西各被彈出好幾丈，宛如兩點飛星隨同兩條人影凌空飛落。